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或問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夏壐

春秋或問卷四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二年

或問曰城楚丘朴鄉謂城邢歴序三國者詳書也城緣陵止書諸侯者略之也城楚丘沒諸侯者略之而又略也楚丘不如緣陵緣陵不如城邢救災恤患鄰道也詳書而不殺予之也封諸侯非王法沒諸侯而不

書諱之也諱之者奪之也然乎曰不然也三國城邢而不再序則若邢之自城與魯之城之也故再書三國焉城緣陵上既列序諸侯故前目後凡而但稱諸侯也城楚丘者魯自城之也豈可指元年會檉之諸侯城之乎且城邢為救災恤患城緣陵獨非救災恤患乎設如城楚丘為諸侯城之亦非救災恤患乎何為略之又略也夫春秋有自然之書法使城楚丘而去諸侯之文以寓予奪之意則晦昧而不可曉豈書

法之自然哉且褒貶凡例抑揚予奪之説春秋之蠹也説春秋者自漢及唐自唐及宋能知擺脱俗習者朴鄉數人而已而其為説猶或如此吾然後知習俗之移人雖智者不能免况其餘哉
曰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三書不雨先儒皆以餘月有雨子何以知不雨與書首月不相蒙也曰以後書六月雨而知之也如十一十二與二三五月而有雨則六月雨在不書矣惟其書六月雨也然後知左氏

所謂自十月至於五月不雨者為可據也但其下文云不曰旱不為災者為妄說耳曰此不雨書法與文二年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文異者何也曰文公之三不雨有事介乎其間此則無事以間之故所書有不同也後世以凡例求之而不得於是為之辭以強通之故穀梁有勤雨閔雨之說先儒亦有冬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

二三五月有雨之說是皆以不雨與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聯屬讀之而不察之失也愚故離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自為一時無事書首月之義而以三不雨不與之相蒙斯有以合乎左氏之說而經旨自明矣曰既書不雨則一時之中有事矣子何以言一時無事書首月邪曰此非會盟侵伐郊禱朝聘諸事可以月日書者也特記一時之不雨耳而不雨非可以月日書也何妨自書首月乎曰冬不雨之下書楚

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羙子何以言一時無事耶曰雖有二事而皆無月日又皆在不雨之後春秋之法凡正四七十月有無月日之事則但書春夏秋冬而不書首月恐其月之亂事也此以不雨閒之故雖有二事而冬春夏得以書首月也非若文公時三書不雨皆有繫月日之事介乎其閒而不可以直書首月也曰其或曰旱或曰不雨何也曰魯史命辭有異同孔子因之而不革柰何必執此例以求彼

同乎

二年

或問曰齊宋江黄會于陽穀先儒以諸侯之師同次陘者桓公之正兵又領江黄各守其境案兵不動為八國之援者為奇兵然歟曰不然也此見江黄不同伐楚而其後江黄伐陳而意之也設使有此則春秋本正義明道之書非戰國孫吴之術學者固不可移彼以論此而况髣髴想像之云乎

四年

或問曰八國侵蔡遂伐楚次于陘先儒譏遂為專然乎曰無譏也此與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公會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溫而諸侯遂圍許與下文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之遂同義葢文法當然譏在一事而非在一字也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與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遂則譏其專耳然亦文法當然意則有輕重

耳非若後世一字襃貶之云特下一遂字以譏之也

曰次于陘有譏乎曰無譏也與齊宋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之次不同也彼之所謂次者名救而不進耳此之所謂次者紀實事以見下文退師盟于召陵之節次耳

曰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子何以兩存高杜氏之說也曰皆可通也皆有疑也以文勢觀之高氏近理但執濤塗在夏及江黄伐陳在秋此又可疑者也若齊與諸

侯及江黄伐之書法自當言諸侯及江人黄人伐陳此又不可知者若如杜氏說八國皆伐楚者何為獨使魯也哉但孔氏程子諸家皆從杜氏故兩存之耳

五年

或問曰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為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為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

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為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公內嬖冢嗣不立身死而五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

為此不惟不暇為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為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說起大人格君心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歟

八年

或問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先儒之說多矣子獨有取於趙氏何邪曰用致夫人左氏謂哀姜東萊君舉存耕諸儒從之穀梁謂成風董子劉向范氏孫氏胡氏

劉氏康侯葉氏張氏朴鄉諸儒從之公羊謂齊媵女
趙氏謂時君之妻聲姜高氏又謂五世之夫人莘老
又謂聲姜哀姜成風凡六說獨公羊之說其謬易見
餘五說意略近似然魯之禘祭文王周公二位而已
魯之祫則自周公伯禽以下已毀未毀之主皆祭之
若僖公致仲子子氏文姜哀姜成風者必用祫祭告
於羣主或特祭告於昭穆之廟今止曰禘則趙氏謂
時君之妻聲姜因其至而特設禘禮以為禁觀者近

理矣又惟夫人自至某而告廟可以言致如經書公至自某者三傳亦以致言也若立仲子成風之妾為正夫人與升子氏文姜哀姜於廟經當異其文如躋僖公之義不可以致言也況子氏文姜哀姜已祔於正廟仲子已別有宮而成風猶未死以此考之則聲姜之說斷不易矣曰經何以不曰夫人姜氏也曰春秋本義在於禘以致夫人而不在於聲姜之氏姓也況失禮在僖公而不在聲姜而書姜氏則不成文乎

子於本義已言之矣曰娶齊姜何以不書納幣親迎與夫人姜氏至自齊乎曰得禮則為常事而不書獨此非禮故書之也十二公夫人不書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卒啖氏謂内女為諸侯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者亦然其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者然乎曰啖氏之說蓋常事耳若春秋之法得禮則雖

為諸侯夫人與許嫁者有不書也失禮則雖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悉書之故十二公之女適諸侯與許嫁而卒者多矣不皆書也莒慶來逆叔姬叔姬歸于紀皆為媵與嫁大夫者也則書之曰莘老諸儒亦謂以吾君為之服因錄之者何也曰此可施之作史之常例而不可以入春秋不書常事之㫖也

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春秋殺未踰年之君四内則子般子赤外則齊舍奚齊其三書之如成君奚齊獨

稱君之子故石氏謂奚齊稱子必係於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必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為子國人不君而荀息獨以為君且曰殺而不曰弑春秋以明分之不可亂也朴鄉亦取其說而子不之從何也曰奚齊非弑逆之賊也雖實庶子則固晉君之子也立雖不正則固晉人之君也使里克殺之於既立之後豈非弑其君哉今書殺其君之子則是未立之辭也且卓與奚齊

皆庶孽也皆國人不君而荀息獨以為君皆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為子者也何獨於卓而書弒其君哉

十年

或問曰晉里克弒其君卓朴鄉謂卓豈有宜為君之義春秋欲著弒逆之罪故成其君臣之名者然乎曰不然也卓非弒逆之賊而大夫立之則固里克之君何俟欲著弒逆之罪而後成其為君哉卓與奚齊非有優劣也殺之者一里克也況卓為荀息所自立今欲

著弑逆之罪獨成卓子之爲君奚齊嘗受先君之命矣反不成奚齊之爲君此其故何哉吾於殺奚齊既言之矣

十四年

或問曰諸侯城緣陵先儒皆以詳不如城邢略不如城楚丘爲義爲責桓公之淺深然乎曰不然也其原二使我之也楚丘本魯邑而三傳謂之封衛緣陵非爲杞而二傳謂之封杞諸儒以凡例求之見有詳略之

不同則論議蠭起矣殊不知城楚丘者魯自城也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云同故略城邢者三國之師也不得言諸侯故詳城緣陵者諸侯也前目已見於鹹之會故後凡不詳不略制言之體固如此何必相較以爲義哉乎於城邢既言之矣

曰季姬使鄫子來朝先儒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者然乎曰億度之辭也曰何氏謂季姬許嫁於邾及與鄫子遇遂使鄫子謂已者何也曰此見季姬已字疑

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而意之者非有所據也夫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雖未許嫁既笄必有字之者矣不可執一而論也

曰沙鹿崩不係國朴鄉謂地有不係國者如楚丘不係衛緣陵不係杞然乎曰不然也山可以不係國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地不可以不係國古者無不係國之邑也愚於楚丘緣陵既言之矣此得以略之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先儒謂不書以歸免秦伯者然乎曰不然也高氏曰不書以晉侯𡰥吾歸者以其即復國也

十八年

或問曰宋曹衛邾伐齊左氏謂納孝公先儒皆緣此立論子獨兩存其說何邪曰若納孝公經當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或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師救齊昭入

于齊如莊六年魯齊宋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侯朔

入于衛之法令經但曰四國伐齊而不見納孝公事

迹則但當據經議其伐喪之罪與其圖伯之迹及桓

公伯業之淺深耳何得因傳廢經而為傳義哉且宋

納孝公則二十三年齊侯何得伐宋圍緍乎然齊桓

八月始葬必其内亂外伐而致緩者也故亦不敢盡

廢傳文姑並存之而以經為主焉曰劉氏謂不書納

公子昭者昭非正不與納者何邪曰使宋納不正之

昭正當書以懲之如朔入于衛者可也何得削之而使人不知其故哉凡經之所書皆不與者也如一切削之則無春秋矣

曰邢人狄人伐衛朴鄉謂狄使書人與荆人徐人江人黄人皆著其與中國接者何也曰非此之謂也春秋不可書邢狄伐衛也則稱邢人矣邢既稱人春秋又不可書邢人狄伐衛也則稱狄人矣然則狄稱人者便文也非著其接中國也且二十一年狄侵衛何不

人之以著其接中國哉

二十年

或問曰西宮災董子劉向之言何如曰存耕得之矣其言曰仲舒曰僖公立齊媵為夫人而天災西宮劉向曰僖公立妾母為夫人入宗廟故天災閔宮仲舒則牽制於公羊齊媵先至之說向則以用致夫人而為之附會者也

二十一年

或問曰大旱辛老謂不雨者旱不為災大雩者旱未為災天旱者旱為災也然乎曰魯史記事有詳略有輕重又非一人之手故不同耳其實不雨即旱旱即不雨也安有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而不為災之理乎又安有旱未為災而先雩之理乎此不待辨而易見者也

曰宋楚陳蔡鄭許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先儒皆謂楚執之子獨取陳岳氏之說何邪曰先儒之論承左氏

公羊之弊也陳氏之說本於經者也經不言楚先儒求之而不得故有分惡諸侯之說豈知春秋直書其事而罪惡自見之旨哉若以為楚子造謀而諸侯從之則可也何則當時楚强而詐諸侯衰而愚惟楚令之從而不知其不可者也故楚人來獻捷是其驗矣觀下文公會諸侯釋宋公益知諸侯之與謀矣故諸侯有從命之罪而楚有造謀之惡若以諸侯不知而楚自為之聖人以其不助宋伐楚而分其惡於諸侯

則誣聖人甚矣

二十三年

或問曰齊侯伐宋圍緡先儒多責孝公背立己之恩然乎曰此左氏之辭於經則無所考也

二十四年

或問曰晉侯夷吾卒經在二十四年冬傳云二十三年九月杜氏徐邈之徒皆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春秋從赴而書然乎曰不然也左氏謂諸侯國史擇焉不

精考焉不詳而遽附於二十三年之間又多為説以附會之則既誤矣後世求之不得遂指經以為從赴夫夷吾卒晉人立懷公是時非有內亂外伐安得不告喪而預待文公之至而後告乎借使文公入而後告喪必曰先君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魯史必曰某年某月某日晉侯夷吾卒必不於來赴之日書曰晉侯夷吾卒此人情事理之常而杜徐之徒信傳疑經強為此説以求經傳之必通而不知其反誣經

而惑世也諸家為說此類甚多不暇悉辨

二十五年

或問曰宋蕩伯姬來逆婦劉氏謂伯姬之嫁不見於經為內交不敵則不書於策今見於經為公主大夫之昏為甲朝廷而慢宗廟者然乎曰不然也伯姬嫁蕩氏事正以其常事不書也若諸侯大夫不敵而違禮則春秋當書之以示戒今反謂不敵而不書則與劉氏前所謂常事不書者自相伐矣況經書蕩伯姬逆

婦本責以姑逆婦而失親迎之禮而非公主大夫之昏而書也使當時公主大夫以嫁之亦非劉氏可得而知也

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先儒皆謂一事子獨離而二之何也曰謂之一事者本於公羊穀梁而成於杜氏先儒又從而演之故其說牢不可解獨胡氏得其旨而辨之甚明愚既錄諸本義之間矣請因其說而詳焉大凡公穀不見國史以意求之而不知其義故其

說多鑿左氏嘗見國史故其說有據獨其自為說則往往附會而不可信耳今左氏謂令尹子王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雖無所發明蓋與經不相背也杜氏乃自為其事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知杜氏何所據而為此言邪蓋億度之辭耳先儒解經據經觀理可也而捨經以求傳甚則又捨傳而求注則其事愈系而其義愈乖矣夫陳一國也頓亦一國也頓既非陳屬邑楚人納頓子

于頓可也何必圍陳哉且陳之見迫於楚久矣楚納頓子陳人曷敢與爭必待圍陳然後納之乎不特杜氏無所據而求之事理又有不通者也况公羊謂不言遂為兩之穀梁又謂納頓子者陳也其說固陋尤不可宗吾故斷然以為胡氏之得其旨也

二十六年

或問曰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先儒以楚夔不名為義何也曰以楚不名為義者據衛侯燬滅邢也彼或知燬

爲衍文則自無此論矣以𤰈子不名爲義者先儒不一其說趙氏謂時未與魯通莫得知之爾孫氏謂略夷狄劉氏又謂黜楚而伸𤰈夫楚滅𤰈已赴於魯矣不可謂未與魯通也齊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既名不可謂略夷狄也楚滅同姓其罪顯矣𤰈不死社稷而與楚歸亦不爲無罪也使𤰈而縮春秋伸𤰈亦不在不名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無罪也而卒以名數者皆所不通則吾所謂史有詳略

與春秋䏲之者近之在來者擇焉

二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諸侯盟于宋先儒謂魯欲解宋圍故此盟為僖之功何也曰公穀註有解宋圍之說先儒不察遂以為功耳葉氏之說甚明則既附於本義矣而杜氏康侯亦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公之罪亦著矣獻可亦曰案左氏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又子玉曰君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此言之宋圍不解也葢公不救宋而往會從楚之諸侯為盟於宋故明書以示義則其說愈明矣今以經文觀之如釋宋圍經當書曰公會諸侯盟于宋釋宋圍如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之法今經但曰盟于宋則非解宋圍審矣曰張氏謂經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者何也曰諸侯親者也楚則大夫也經曰會諸侯則楚在其中矣何必復生義哉

二十八年

或問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朴鄉謂特出晉爵而不厭其辭之繁為子伯之辭然乎曰不然也晉侯侵曹故稱晉侯既而晉侯又伐衛故亦稱晉侯若晉使卿則書名氏使微者則書晉人此史氏不易之定法而孔子因之者也苟特出晉爵為子伯之辭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而特出晉爵者亦將子之乎且晉之侵曹伐衛將以攻楚師而覬一勝也若王者之師則安用

此衛哉聖人亦何所取而予之乎其後城濮之戰亦以出齊爵晉爵為説亦其舊習之未盡除也

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高氏張氏諸儒多謂懼晉以殺買者然乎曰子於左氏既辨之矣知左氏之謬則諸儒之説不待辨也曰諸儒皆謂公子買知難而退為無罪子獨不然何歟曰買為魯之懿親知勢之不敵與義之不可而不能諫既已受命而往戍衛矣又復畏死而逃歸是進退皆無義也惡得無罪哉故

惟吕氏謂買戍衛而不卒戍罪也刺之則過矣爲近之而義有未盡耳予故因其說而足之非敢自求異於衆也曰康侯之説何如曰康侯之説雖無甚牴牾然不言戍衛之罪僅可施之殺大夫之義耳曰莘老謂春秋書刺者二公子偃不書所刺之罪而公子買著不卒戍之迹爲偃則當刺而買在可恕何也曰不書所刺之罪者止譏專殺大夫也書所刺之罪者兼譏不當戍衛也故不卒戍不特譏買而多譏魯此一

事兼二義者也讀者特不察耳

曰公朝于王所先儒皆言晉文致天子而公朝之春秋婉而成章故不見於踐土之盟而見於此然乎曰不然也三傳惑之而讀焉者不察也予於左氏傳踐土之盟已略言之邦衡之說可考也況此不言諸侯而但言公朝於王所其事又益明矣今以事理觀之晉文方假尊周之名以令天下惡有呼天王曰王來吾將朝矣豈足以服諸侯哉曰然則晉文何以謂之譎

也曰晉文之為固有譎者矣如侵曹伐衛執曹伯以致楚之類是也而非召王之以下闕文

曰杞伯姬來先儒謂為魯莒釋怨然乎曰經不言其故而傳亦無攷億辭也

三十年

或問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

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為此說者惑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辨其妄矣使公子瑕為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為無罪哉惡得為守節哉其曰不為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耳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為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以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

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葢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為之也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為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録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為伯討為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為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為定元咺

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為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於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於事上觀之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為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間則

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曰衛侯鄭歸于衛翼之諸儒謂不書復歸而書歸者葢殺咺與瑕之禍晉文為之故無惡文也莘老諸儒又謂不書復為稟命於天王與新封者同也陳洙氏又謂不書復為晉文以私憾遂執衛侯故不曰復歸以原其情也此皆以不書復歸為善辭至高氏諸儒則謂衛納玉於晉晉為之請以免衛侯夫委罪人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又不言復為不與

其復也此以不書復為惡辭也至葉氏諸儒又謂衛
納王得歸故不得以京師言為天子之病至存耕諸
儒則為曹伯負芻書歸自京師是加京師以奉賊之
辭一有王命而歸為大順故書以易辭豈得以不言
自京師為罪諸說紛紛予一切畧之無乃太簡乎曰
春秋命辭固有重輕有繁殺學者當先考春秋之事
次觀春秋比事之意然後察乎命辭輕重繁殺之間
則聖人之意庶乎可窺其一二矣若但求一字之褒

貶與前後所書之凡例以立論焉吾恐舍其本而究其末緦麻之察而三年喪之不務也自晉侯伐衛屬辭比事至此凡八書而見義故衛侯鄭歸於衛乃卒事也不比事而觀王伯之盛衰君臣之相勝為春秋之大變乃拘拘於復歸與自京師一字之間宜其說之紛紛而徒足以亂春秋也夫魯史有詳略則春秋亦詳略先後事迹有不同則春秋亦不同必欲執彼以例此則反泥而不通矣今衛侯之執雖歸之京師

當時或晉侯共釋之或晉侯使京師釋之則魯史書其實孔子亦據其文而録之安得自改之哉吾故曰拘拘求之一字之間者亂春秋者也

三十一年

或問曰取濟西田孫氏謂復侵地也濟田本魯地高氏謂嘗為鄰國所奪不識所謂鄰國者誰也曰以理推之知其為復鄰國之侵地但前事既遠不可得而考也唯以為曹田則斷不可爾

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子既取公羊劉氏三卜之說矣然高氏則謂郊不過二卜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不卜而用季辛焉者何也曰古禮既廢後世記禮者各有所宗而是非卒難立辨然先王以義起禮而義者人心之不可泯者也故猶可以義斷其得失若二卜不吉不卜而用季辛則季辛之日能知上帝之必饗乎不能必上帝之饗而祭之則是虚文而已曰三卜而得禮則襄七年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春秋何以復書也曰古先聖王之事天也誠義兼盡龜筮依人而行豈有不從者哉今三卜而不從則神不饗非類斷可知矣况魯不當郊而郊者乎然則三卜豈非非常之事乎但比之四卜五卜者為少輕耳曰魯之郊孟獻子以為祈農者然乎曰劉氏固嘗辨其妄矣劉氏曰彼見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啓蟄閟配用后稷則以為祈農事何其陋於禮也曰三望之說鄭氏有以海岱淮言之矣杜氏劉氏有以分野

之星及境内山川言之矣子獨取於公羊之説何也
曰望者遠望而祭之若其境内山川則不曰望矣唯
魯僭用天子之郊故用天子之望若鄭杜之説乃諸
侯事宜故孫氏曰據鄭杜止祭其封内况海河淮非
魯封内又諸侯無祭分野星之事且魯所僭天子葢
四方之中祭其大者三耳故惟公羊之説比諸説稱
長然於禮經無考亦不敢質言也曰公羊諸儒多謂
中禮曰牲傷者曰牛子獨取朴鄉之説何也曰詩書

禮言祭天者皆曰牛也豈皆傷者乎禮曰帝牲必在滌稷牛唯具夫以天下養而祭其祖豈以牛之傷者祭之乎又禮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則亦各有所宜爾夫天與祖對雖有尊卑之殊然主祭者之心豈有二哉吾故斷然以為非傷者也

三十三年

或問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劉氏康侯張氏王氏皆謂公羊無師字為狄秦者然乎曰不然也一字褒

貶之辭也夫楚秦吳越皆夷狄也春秋嘗書楚師敗績矣於時楚伐齊圍宋豈非夷狄乎而卒言師由是觀之其為狄之之道在其事而不在師之一字也愚於三傳辨之矣

春秋或問卷四

春秋或問卷五

元 程端學 撰

文公

元年

或問曰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其曰崩薨卒葬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子於隱元年益

師卒三年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末之辨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名王以諸侯見之謂歟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於名王諱之且後

世儒者觀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為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且其一助耳而其間晦盲否意破碎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曰莘老又謂春秋十二公卒葬之見於經者十一天王使人會之者一僖公而已春秋之王一十三公會葬者二而臣會葬者二不會葬者九春秋一切

著之用見周不君而魯不臣者然乎曰莘老既自謂春秋常事不書矣何獨於此及其說哉夫天王會僖公葬正以其不當會而會也故書之耳若會而得禮何書之有魯之會葬天王亦然其閒或以見葬之遲速或以見諸侯不往而遣大夫皆有為而書若於此數之謂天王一會魯葬魯五會葬天王而已則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者莘老不得而數矣豈不誤哉若莘老謂見魯史取其常事與非常者槩數之則可云

爾已矣

二年

或問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子既辨於僖二年之不雨而有閒矣然趙氏謂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然乎曰此亦穀梁憂雨不憂雨之意而變其說者也伯循生於千載之下其告廟不告廟詎能知之就如其說則一時一告廟也若一月一告廟又將月書之乎葢不通之論也曰先儒又

謂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者然乎曰此亦因穀梁而深求其意廣符其辭者也夫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而意順乃製言之體若曰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不雨雖亦可通但文義慳澀豈若經文得自然之妙哉況此本魯史之辭孔子因而不革者乎讀春秋者固當句句而玩之然

求之太過則簡易明白之旨失而艱深晦昧之意生真近世之大病學者可復蹈之哉

四年

或問曰逆婦姜于齊孫氏諸儒謂此公逆婦姜于齊以其成禮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然乎曰此穀梁之說劉氏既辨之矣曰啖氏趙氏莘老朴鄉諸儒亦謂稱婦姜為已成婦不言逆女為成禮乎齊者何也曰據經止書公如晉及晉侯盟不見成禮乎齊事迹且春

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他如僖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葢稱婦者有姑之辭也非以成禮而稱婦也曰然則先儒又謂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者何也曰春秋書至始稱夫人其始逆者無姑稱女有姑稱婦常法也不可以不稱夫人立論也曰趙氏謂有姑之辭自施於書至之例何也曰杞伯

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於時已可稱婦矣何待書至然後婦爲有姑之辭乎曰先儒又謂往逆稱夫人國不書至爲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者何也曰禫制未終而思念娶事其闕已見於公子遂如齊納幣之時大凡入國書至各有其故故者非常之謂也此非常已見於逆婦姜之文矣其至無故故不書耳何必以不書至立論哉且十一公之夫人皆書至乎抑亦有不書至者

乎此不待辨而其義曉然者也其曰思念娶事方逆已成其為婦未至而如在國中則是架空生義似聖人虛加之名以譏喪娶如此解經徒使人游心荒唐之鄉而無所據守所謂不唯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六年

或問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葉氏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先王告朔而不告月然乎曰不然也此公穀之說也劉氏既辨之矣請即葉氏之說而中之葉氏曰此

與不郊猶三望仲遂卒猶繹之辭正同愚謂不同也

猶三望者僭禮也郊僭矣今不郊而猶三望可以已

而不已之辭也繹雖非僭然卿卒不可以繹而猶繹

亦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今朝廟禮也此可已不已

之辭矣經意若曰閏告月禮也文公始以閏而不告

月猶朝謁于廟夫既朝謁於廟而不以告月失禮矣

今葉氏乃曰與猶三望及猶繹同然則謂朝廟非禮

可乎謂可以已而不已乎葉氏又曰玉藻謂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故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為正堂各於其月之堂闔其門之左扉而居之愚謂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四分為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無定處閏既非十二月之正自然闔左扉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獨於閏月閉口呑聲不視民事也葉氏又曰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朔安得有月愚謂閏月斗雖指兩辰之間而閏月晦朔日月未嘗不合日月之合既同常月閏月之事既不可廢

天子既以閏月頒之諸侯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其
祖廟哉此公穀葉氏泥於經不書朔而書月之一字
而為此說而不知其違經之逺也曰木訥諸儒皆謂
猶朝於廟為幸其不已之辭者然乎曰其意厚矣近
乎愛禮存羊之意矣然非春秋之旨也凡春秋所書
皆譏也皆非常也無幸其不已之意也今即此事而
觀朝廟為告月既不告月而猶朝廟非禮也雖然朝
廟惡可并廢之哉此蓋為不告月而及夫朝於廟之

事也先儒見朝廟之不可廢也遂有幸其不已之辭
豈知春秋所重者在於不告月哉愚於本義既言之
矣曰東萊又謂閏月不告與四不視朔爲公有疾也
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閏月不告
是常月而不告月之端何也曰其曰閏月不告月是
常月不告之端可其曰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
不視朔之源不可蓋疾病之來雖聖賢不能免使實
有疾雖十不告月十不視朔春秋不譏唯其無疾而

閏不告朔不視也故春秋書之聖人豈強人力疾而行事哉

或問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莘老謂春秋大夫盟者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晉大夫是也齊襄被弑而無知已討小白未入而齊方無君齊大夫來盟以紓國難晉靈尚幼不能盟晉大夫來盟以紹先君之業皆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故得免焉而不名然乎曰不然也二者如可免則春秋削而不書矣

凡書之者皆不免者也夫春秋正義明道豈肯計一時之功利而假人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且莘老論大夫之不名者然也若夫諸侯之不序國爵亦可曰免之乎夫戚之盟本魯莊欲納子糾而為盟其罪在魯君扈之盟乃晉大夫擅權欲伯諸侯而為盟其罪在晉大夫苟俱免之則罪之輕重無等情之淺深無擇矣曾謂聖人肯如是乎故曰不然也曰朴鄉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為莫有主是盟之

辭齊桓未盛晉伯不競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辭也其說何如曰尤不然也晉靈雖幼不能主盟然其大夫主諸侯之盟矣茍大夫不主諸侯之盟則遣使而會諸侯者誰歟既莫適為主則此盟無益也設使莫適為主人何妨列序諸侯之爵與晉大夫之名乎且十四年新城之盟又誰為主而列序宋陳衛鄭許曹之爵與晉趙盾之名乎況同盟者齊晉竊天子敎同之盟而非未純

乎主伯而謂之同也夫二幽雞澤之同盟果齊未盛

不競之時乎故曰尤不然也

九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劉氏謂出入有禮則可以致

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歸寧為有禮然乎曰

不然也如有禮春秋且不書矣惟其無禮故志之也

夫常事不書劉氏嘗自言之矣至此則謂出入有禮

是常事也豈不自戾哉曰先儒又謂其行非禮以不

致見其罪夫人初歸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至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一國之母儀而可以動揺乎出姜至是不安於魯故特書至以示防微杜漸之意然乎曰不然也夫春秋以書至見罪未聞以不至見罪也且不至者後世不可得而知也茍以不書見罪則書者皆無罪春秋何必作哉且小君固一國之母儀而不可動然不在書至見也夫出姜不安於魯其防微杜漸之意亦已見於前二

年公子遂納幣與四年迎婦姜於齊之日矣此其書至特其中事爾曰然則文姜哀姜何以不致邪曰彼淫奔者何有於告廟宜魯史之不書也魯史不書孔子安得自加之哉且其罪惡已見於會享如師之文何必以書至見義乎

曰秦人來歸成風之禭葉氏有謂死三日而斂則含禭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至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為之也而左氏

反謂惠公仲子賵為貶不及尸穀梁謂成風之含賵為貶不周事者皆妄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禮固有含於蒲席者謂其匍匐而至而弗及者也在日月之間可也豈有六年之久而始致䞓子孫即吉已三年矣何謂稱其情而為之哉

十年

或問曰楚殺大夫宜申木訥諸儒謂宜申謀殺穆王是討弒君者而稱國以殺人書其官不曰楚人殺宜申

者為穆王即楚世子商臣弑君父者也故春秋以無
罪書之然乎曰不然也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又
弑其君卓然不以討賊殺之故春秋書曰晉殺其大
夫里克今宜申之事左氏未可盡信也設使可信宜
申不過自作亂耳未必真有意討商臣弑君父之罪
也春秋何為遽赦之哉且宜申謀弑耳春秋未嘗書
楚宜申弑其君商臣也何為即書曰楚人殺宜申哉
又稱國以殺與不去其官之說吾所不觧也其書曰

殺其大夫者以其專殺大夫而責其君耳非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其官也苟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官則春秋凡書殺其大夫者皆賢大夫乎且如晉先都士縠箕鄭父左氏謂皆作亂者也何為亦書其官乎

十二年

或問曰子叔姬卒高氏謂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為殤與成人之禮有差而文公卒之過於常制故譏之然乎曰不然也凡過禮者皆比事以見義今書子

叔姬卒之後不見過禮事迹何可妄意之邪

曰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氏孔氏謂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貟即鄆也以其逺逼外國故帥師城之張氏亦謂即鄆州須城縣也其與成四年冬城鄆之鄆異矣子獨以為即成四年之鄆者何也曰以事理考之而知三家之誤也葢春秋有東鄆有西鄆東鄆莒附庸邑非莒邑也劉氏葉氏嘗辨之矣西鄆乃魯邑也文公時魯未嘗取莒附庸鄆至成

九年楚人入鄆乃莒附庸之鄆也襄十二年季孫宿亦入之昭元年魯始取之而疆鄆田耳今城諸及鄆之鄆當為西鄆故曰即成四年冬所城者也左傳成十六年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者亦西鄆也於後齊侯取鄆居昭公者亦西鄆也使今所城即莒魯所爭之鄆則春秋前無取鄆之文後此成九年楚當伐魯入鄆不應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不應自入魯鄆且鄆既入魯昭元年魯不應再取鄆而疆

鄆田此蓋三家泥於行父帥師之文遂以為即莒魯所争者耳不可不辨也

十三年

或問曰大室屋壞常山高氏諸儒皆為變異不可不謹天人之際然乎曰不然也理之所無而有者變異也理之所有而有者非變異也凡屋久而不修則壞此理之所有者也國君有民土則有財用非庶民者可以貧富言也文公為千乘之君而不修宗廟至使屋

腐而壞論者不責夫人之不修而委之天之變異使後世人主怠於事而付之天者必斯言也

十四年

或問曰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常山諸儒皆謂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而事之致執其君母齊人均有罪焉故春秋書曰齊人執子叔姬然乎曰不然也此就人字生義者也正一字褒貶之獘也夫齊人不討商人固有罪矣然不在書人字見義也

果書人字以見義則齊人執陳轅濤塗齊人執鄭詹亦可罪齊人不計賊乎豈知凡執人者史法皆書人乎

十五年

或問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先儒以為不稱使非君命然乎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當是時亦可謂非君命乎葢當時至魯而旋為盟或史有詳略聖人不得而妄加焉爾何必以為義哉

曰單伯至自齊劉氏謂賢之貴之孫氏謂無罪見執然乎曰不然也單伯書至見此事之終也單伯始則不輔魯君討商人弑逆之罪而阿順㫖意求叔姬以見執辱終則僥倖見釋而得歸何賢何貴何無罪哉

曰諸侯盟于扈左氏無能為之說已見於辨疑矣先儒又謂不足序而略之與狄之而不序者何也曰此亦無能為之意而少變其辭者也夫諸侯之會盟罪莫重於成宋亂而取賂又莫重於逆王命而納衛朔又

莫重於伐鄭而納突其他會盟侵伐悖理傷道難以數舉者皆列序諸侯之目焉何獨於此略之狄之哉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強為之辭者也

十八年

或問曰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先儒謂變文書介副者然乎曰此踵穀梁之弊而未能革者也夫聖人因魯史之舊辭以見是非安得變文書介副乎當時得臣雖不若遂之得權然皆卿也安得卿為介哉今以理

勢推之遂有奪嫡之請欲明其非一己之謀以取齊

侯之信故挾之以行耳若得臣止為介副乃常事也

春秋安得而書之



春秋或問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或問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鄭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瑄

春秋或問卷六

元 程端學 撰

宣公

元年

或問曰齊人取濟西田先儒皆謂書取以歛罪於齊然乎曰說者謂夫子改魯史之文乎非也春秋之辭魯史之舊也史氏肯書曰以濟田賂齊乎但曰齊人取之耳孔子亦因其辭而見義焉則魯宣之賂齊齊惠

之利曾其罪皆不可掩豈在一字之間哉
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朴鄉謂書楚子伯楚子也楚
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然乎曰春秋不以爵氏為
褒貶朴鄉固已言之矣何為頓忘之也三年復書楚
人使鄭何故又不伯之邪四年復書楚子伐鄭忽又
伯之其冬復書楚人伐鄭忽又不伯之聖人豈其喜
怒之不常哉蓋春秋之初楚凡稱國稱人者君臣同
辭以其猶有夷夏之辨也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

凡稱楚子者皆其君稱楚人者皆其臣據舊史録之付後世公論而已矣使聖人而伯楚子則内夏外夷之義不幾於廢乎

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張氏謂陳無罪蒙伐當救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然乎曰不然也此見左氏有救陳宋之文而經不書宋故為此言而不知晉興師救陳之時楚未侵宋也且春秋書其事以見義不聞略其事以見義者也苟略其事以見義將使後人擧

髣想像曲生意義不可窮已豈聖人之為哉

二年

或問曰葬匡王筆老謂宣公自往而常事不書康侯謂微者往會為魯不臣孰然哉曰二者吾不能知也春秋書曰叔孫得臣葬襄王吾知其為叔孫得臣也叔鞅葬景王吾知其為叔鞅也今經不書故不能知也所可知者前書王崩而魯郊後書葬匡王而不及七月耳春秋據事直書後世亦據事觀理揣量測度春

秋之所無者春秋之蠹也

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先儒皆以問鼎為義予一切削之何也曰據經但言楚伐陸渾之戎不見觀兵問鼎事迹若為左氏作傳不妨論之若解春秋未暇及也

四年

或問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先儒謂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歸生然乎曰不然也信左氏之過也吾於辨疑既言之矣夫弒君者果公子宋乎史當直

書之孔子不革也果歸生乎史亦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書曰𢧵厥渠魁脅從罔治若公子宋造謀而脅歸生則宋為渠魁也歸生懼而從之則歸生脅從者也有治獄者治此二人歸生固所不免亦豈得捨公子宋而獨治歸生哉此人情天理所不可誣者也而謂孔子然乎曰書所謂脅從者謂在下之人爾歸生已得兵權可以不從而從之故歸之罪也曰宋與歸生並為貴戚之卿孔子安得反舍主謀之賊而獨罪

聽謀者哉

五年

或問曰齊高國來逆子叔姬先儒多謂公畏齊而成昏

然乎曰於傳有之於經未見其實然也

八年

或問曰辛巳有事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先儒皆離而為二子獨合而一之何也曰有事于

大廟仲遂卒于垂無譏也為猶繹起也安得不合而

一之哉曰高氏謂當祭不以凶事告遂卒於郊外而遽赴于廟中者非譏乎曰辛巳之日不言廢祭不言去樂則正祭之時告與不告不可知也其所譏者次日之繹耳安得譏其赴于廟中哉曰書仲氏譏世卿子既言之本義矣安得無譏哉曰春秋大義兼小義正義兼餘義者多矣豈可以小者餘者兼其大者正者而自為一事哉

曰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劉氏有慎

終追遠人情不忍遽之論引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會以為證者何也曰此左氏之意康侯嘗辨之矣康侯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有不同者矣曰劉氏謂潦車載蓑笠固未葬禦雨之用爾曰未葬禦雨則中塗不停矣既至墓所亦當有覆墓之屋若今草舍之為豈得恝然不顧使雨水泥潦汚濕所穿之壙哉特禮書偶不載此耳且春秋不書常事劉氏嘗自言之若不

克葬為得宜則春秋不書吾於左氏既言之矣曰康侯所謂敬嬴逆天理而大雨不克葬為著咎徵者豈非一義乎曰敬嬴之逆天理固也然雨者四時常有之物非震雷疾風之為天變也據經但言雨不克葬是當責人事之未備不敢謂之天道之變常也

九年

或問曰秋取根牟高氏謂根牟莱邑公不與伐而乘危取邑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定法使根牟屬莱經當

書曰伐萊取根牟豈有不伐而歸邑之理又豈有齊伐萊而魯得邑之理又豈有經不繫國之理三者皆理之所無故曰不然也若曰齊伐萊於夏而取根牟於秋或可通爾

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謂林父以諸侯之師則既見於辨疑矣而高氏乃謂不書諸侯之師者諸侯不與其伐陳也何也曰書其事以見其不義春秋之義也削其事使後人因傳以生義豈春秋之義哉

曰陳殺其大夫泄治先儒謂泄治不能早諫而至於殺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國殺然乎曰不然也後世觀傳而起疑也於經無有也夫史有詳略或稱國焉或稱國稱爵焉或稱國稱人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適觀左氏之文而知泄治之事則歸罪於不能早諫以售夫稱國以殺之說夫經之作豈待傳而始見其義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大夫而亟於見弒也且泄治幸有其事爾若他無其事而稱國以殺說者何以措辭

乎夫泄冶不能早諫固可譏也其不賢於不諫者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反責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吾知此說之所自矣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豈知左氏之謬哉

十年

或問曰齊人歸我濟西田常山東萊有曰此特曰我者獨此魯地也若齊人歸讙及闡齊人來歸鄆讙龜陰

田皆魯侵諸侯而得之故不言我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若此者皆一字襃貶之餘習也我也者魯史之辭也夫劉氏安知讙闡鄆龜陰之必為魯侵諸侯者乎但由我之一字而知濟田之本為我則春秋有曰我入祊者果我之祊乎春秋之時魯侵諸侯以廣其國至孟子時方五百里則四鄙皆他國之邑也然春秋每書曰某侵伐我某鄙也康侯固已辨之矣曰然則康侯謂書我為相親愛恵遺之意朴鄉謂書我為内

有欲之之意然乎曰不然也我者魯也內辭也茍以
我為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則凡書某國侵伐
我者亦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乎曰然則張氏
師氏東萊謂不曰來為如齊請之者然乎曰不然也
以濟西田賂齊者宣公也宣公於齊俛首服事之不
暇既賂之矣復敢請之以激齊之怒不近人情矣曰
然則劉氏所謂有齊濟魯濟此言歸我為魯濟者然
乎曰不然也宣公即位以賂齊者魯濟田也今齊歸

之即知其為曾濟田矣何必辨齊濟之名乎獨穀梁杜氏所謂受於齊者為近之何者以其書於公如齊之後也然趙氏又謂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自受乎愚故於本義存疑而不敢決者此也凡此既非大義所繫雖不辨可也惜夫説者捨大求小得一而失二也舉其一端以見其餘云爾

曰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許翰謂自是王靈盆亡王聘益

輕春秋王聘不復録者然乎曰不然也魯史無其事爾使有之當悉書也何以知之諸侯會盟侵伐弔聘卒葬旣悉書之何獨於天王之聘不書哉

曰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氏謂旣葬成君故稱君命使者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東萊已辨之矣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為嗣子蓋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旣葬成君失之矣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文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非旣葬乎

曰書饑芊老謂言饑則五穀不登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書饑而言五穀不登則春秋書大饑何以爲辭乎曰高氏謂鄰國亦無可告糴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但書魯饑而已謂之公私無積可也若鄰國有無則吾不能知也

曰楚子伐鄭先儒有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罪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而

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然予曰不然也此信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夷狄猾夏晉能救之雖不免大夫專兵之罪然猶有攘夷狄之功焉救鄭而敗猶當書之况救鄭而逐楚師矣經豈有不書者哉故曰信傳之過而不顧理者也夫三傳一字之貶固無足信然三傳猶曰本某爵也以某罪貶而人之今九年十年經皆曰楚子先儒一以為貶辭一以為直辭學春秋者何所據哉

十一年

或問曰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先儒謂晉齊魯不謀少西氏之逆而楚人能謀之為禮失而求之野與夷狄之有君然乎曰不然也夷狄猾夏無禮之甚無君之人猶可與之邪且徵舒弑君之前楚之爭陳鄭久矣其志蓋欲并吞中國也況楚之盟陳鄭在夏而殺徵舒在冬固非一時之事又楚之殺徵舒不過假義遂欲與納公孫寧儀行父云爾非有正義討亂之心

也三國固可責烏得妄與楚哉

曰晉侯會狄于攢函杜氏謂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主然乎曰其曰晉侯往會之是也其曰以狄為主非也劉氏嘗辨之矣曰文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攢函故云會狄耳譬如曰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哉而以謂使狄為主也即以此為使狄為主者公會戎于潛亦使戎為主乎此劉氏之說也吾於穀梁亦言之矣

曰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先儒謂殺徵舒討其賊為義舜之徒也取其國為貪蹠之徒也何也曰討徵舒取其國皆蹠也惡得為舜之徒哉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何間於夷狄而以蹠目之邪曰視其迹舜也察其情蹠也夫春秋誅意別嫌明微不使偽亂真楚殺徵舒非其情也將入陳納二亂賊假討賊之名也使不入陳不納二亂賊者君子察其由猶未以舜許之也殺徵舒入陳納二亂賊著之經矣君子安得而許之哉昔里克弑其

君卓晉人不以討賊誅里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齊商人弒其君舍齊人不以討賊誅商人春秋書曰齊人弒其君商人况楚人假討徵舒名為入陳納賊之地君子安得許之哉故曰皆蹠也非舜之徒也曰先儒謂殺徵舒而終之以利則亦蹠之徒矣亦何害於立言哉曰使楚之始也果以討賊伐陳其卒也見利而動遂入陳而納賊誠若先儒之云今也假討賊而入陳納賊則其討賊也蹠而已矣何足辨哉

十二年

或問曰楚子圍鄭先儒有曰楚子既已克鄭矣不書入而止書圍以楚能討陳之亂故從末減然乎曰不然也春秋紀實事以見義者也未聞改易名實以掩人之罪也夫楚殺徵舒與圍鄭二事何有干涉而為此說哉夫春秋有功見功有罪見罪使楚殺徵舒實有其功今其入陳尚不可掩況其殺徵舒本為入陳納二惡哉且夷狄猾夏春秋所為作也而可曰與之乎

此信傳之過也予既辨之矣

曰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為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且有所試其於毀肯誣之哉

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收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自潰黃氏論其為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

而春秋之本義晦矣邵子曰春秋録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言也則凡此類者不足明矣

十五年

或問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先儒謂歸父平二國之憾者然乎曰此穀梁之意吾聞諸木訥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説者謂平二國之憾盖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

而後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怒而為宋謀蓋宋與魯為鄰宋亡則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逆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耳

曰晉師滅赤狄潞氏王氏岷隱木訥皆謂自此無狄患為晉之功然乎曰不然也侵齊伐衛者狄耳赤狄潞氏前此未見於經不知其罪也惟傳謂其殺晉景公姊未足盡信也設使有大罪至於滅國惟天子得行

之方伯滅人之國而以為功豈春秋尊王之義哉使方伯能正其名敕諸侯各治其國夷狄敢猾夏乎中國既治設有狂悖之夷犯分作亂為方伯者告於天子膺擊驅逐之使各安其土而已何得遽滅人之國虜其君而不以歸於天子哉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安得妄許其功而忘其僭天子之事哉且是時楚方强盛勢吞中國不此之圖而徒弱其小豈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哉

曰初稅畝先儒有謂廢公田而畝稅之者子不之取抑有說乎曰謂取公田復稅私田者左氏公羊之說而杜氏趙氏陸氏齊氏李氏孫氏葉氏戴氏黄氏諸儒從之謂廢公田而稅畝者穀梁之說而苹老康侯邦衡木訥朴鄉諸儒從之然以事理經文求之前說為長夫何故宣公事繁文無實政故國內虛耗不免倍賦於民趙氏謂若去公田而別行十一之稅所得與籍何殊而宣公亦何故改之愚又因而推之不知所

廢之公田將以授民乎不以授民乎自宣至哀凡五
君不知兼取公田私田之稅於五君之時而哀公有
二吾猶不足之説乎木訥求其説而不得遂謂至哀
公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以售夫二吾猶不足
之説而黄氏辨之已明黄氏曰木訥之説雖寛平但
賦出車乘乃自晉寓兵於衆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
難以此方為十二又引朱子二吾猶不足注云魯自
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其二之説

以證之然則愚之從左氏公羊諸家者豈為無其說乎曰若然則經文何以但曰初稅畝而不見藉公田之意乎曰宣公時井田未廢公田所輸固為常事在所不書若逐畝而稅乃自此始故曰初稅畝此春秋所以為謹嚴簡易而不辭費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先儒皆謂諸侯同心伐齊而有同盟之名此同非桓文假殷

同之同而子獨取黄氏之説以合於殷同之同者何也曰黄氏之説近理耳黄氏曰康侯謂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為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為會以謀之邪足以破先儒之説矣愚謂徵會雖在未見笑之前而同盟乃在既見笑之後固不可謂斷道之盟無謀齊之事然怒齊者晉而已曹衛邾何怒焉況十八年伐齊不過晉衛而曹邾不與豈可謂

同心伐齊而得同盟之名哉故愚采左氏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以下止請伐齊之事附於十八年晉衛伐齊之下庶事有所屬理有所歸稍可以合於經文之意而非求異於先儒之論在讀者詳焉

十八年

或問曰楚子旅卒不書葬公羊以為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者予既辨之矣先儒又謂仲尼恐民之惑而削之然乎曰不然也學春秋不親見孔子削之而意

其然也能免億度之過乎且春秋不書葬者多矣滕薛小國也不書葬晉大國也不書葬秦夷狄也不書葬安知楚之不葬非秦晉者乎學者不求春秋所書之辭而求春秋所不書之義非善學春秋者也曰先儒謂楚子賢而書卒與列於五伯而書卒何也曰木訥曰世之稱五伯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桓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也而荀

孟之所謂五伯者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也孟子所謂五伯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伯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可否之辭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天下賴之聖人所以然者幸天下有桓文而不遂為夷也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忍長其寇哉闔閭句踐逞兵以鬬其私君子不道

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桓文列則鷵鸞無别矣秦穆之誓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其書於春秋可見矣若楚莊尤為中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闞私智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實犯中國滅庸滅舒滅蓼滅蕭宋陳鄭皆被其毒仗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賢者固如是乎常怪後世

不審荀孟之論槩以五伯為賢吾固辨之黄氏亦曰孟子所謂五伯亦注疏列之耳而成二年左傳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則五伯之一說與前說不同觀黄趙二子之說可見矣

曰公孫歸父如晉葉氏以為歸父行先君之志不幸而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録焉故後書還辭繁而不殺以與其正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豈與大夫非天子事而私相聘哉今就經考之宣公之立仲遂父子連年聘

齊事齊如此其諂也及齊少挫一旦改事晉而棄齊豈君子之心哉若就左傳論之歸父乃欲固寵專魯惡三桓之强而倚晉去之輕謀行私設使歸父之計得行魯之社稷未可保也茍僥倖去之則歸父之專其禍未必不甚於三家而謂仲尼與之豈知春秋之旨哉

春秋或問卷六